



重访汶川之三



核心提示

曾经有数名志愿者在地震灾区热切奔走,7个多月的人来人往中,如今只剩下几个寥寥可数的“钉子户”。他们在不可思议的坚守与争议中花尽积蓄、日渐消瘦,在新年凛冽的寒风中,越来越像一根根燃起的火柴,用光和热温暖着越来越多的人。在目睹了太多的痛苦后,他们觉得只有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灾区,心理才能得到平衡……

晚报记者 牛亚皓 /文 周甬/图



在禹里乡新穿幼儿园,来自绵阳的志愿者高思发(右)和当地志愿者宋宏正(左)在向园长了解学校情况。

曾几百名队员的志愿者协会,只剩下几人

“你什么时候走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别人都走了,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?”

“如果非要回答,我只想无赖地告诉你:我就愿意!”

2009年1月3日下午,“全国心理援助志愿者联盟”成员梁克捧下电话,死死地瞪着遍布血丝的眼,喘起粗气。

在一个叫做“城北馨居”的都江堰受灾群众安置点,梁克已经待了半年多。这些日子,他已将自己3万多元的积蓄花了个干净,钱用于为安置点的老人和儿童买新衣物等。而他在都江堰虹口乡联合村的自家房屋也倒塌了,却无暇顾及。残疾的父亲开始埋怨他,漂亮的北京女友正与他闹分手。

曾经人数众多的“全国心理援助志愿者联盟”现在仅剩6人。除了梁克,还有负责人刘猛,成员孟晓宇、梁小龙、陈静和北川女孩蒋玲。刘猛为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学教师,向学校请了长假(脑中癫痫),他已花掉全部积蓄10多万元。陈静是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大四学生,长期不去学校,她很多考级证都没有取得,对于找工作,她“还没准备”。

“中国志愿者协会”曾有队员几百人,现只剩下队长高思发与其助手刘剑锋,负责向全国征集寒冬救灾物资,再包车到灾区。他家在绵阳,有两个小孩。

“中国志愿者联合会”也一度会员众多,现在走得只剩负责人马俊飞、覃明,两人均为上海人,也负责捐赠物资的征集和发放。他俩都辞掉了原来的工作,消耗着积蓄,在成都租着可以存放物资的房子,一天50元房费。覃明现在穿的棉衣是借别人的。

截至2009年1月3日晚7时,湖北十堰志愿者邹芳伟的手中只剩下100元零3角。他住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伤员康复中心二楼的楼道里,负责照料截肢、偏瘫、精神伤残的重伤员,每天靠干吃方便面度日。曾与他一起住在楼道里的志愿者来来往往数百人,现在只剩下他自己。

江西九江的志愿者刘世海地震后骑了15天的自行车到达灾区,现已弹尽粮绝,胡子拉碴,曾住在北川漩坪乡山上的废弃屋内,徒手开挖播禹路40余天,靠吃山上的野菜甚至野草过活,还打野狗。



来自成都的大学生志愿者为震区居民献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。

志愿者的无限期坚守

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内心的震动,甚至有煎熬的感觉

2009年1月3日上午,郑州晚报记者得到消息,刘世海正押送一车物资沿都汶路去北川禹里乡。

在刘世海志愿者之路走入绝境之前,他曾试图投靠高思发的“中国心志愿者协会”。高思发见他一副衣衫不整、失魂落魄的样子,委婉地拒绝了他。理由是,连自己都无法自保的人,怎么去救别人,怎么能当好志愿者?

“我对志愿者的要求很严格,必须没有前科,有专业素质。”2008年12月31日早上,在禹里乡等越野车去擂鼓镇的高思发对郑州晚报记者说,“刘世海见我的时候,连个身份证都拿不出来,我怎么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?”

高思发因在绵阳收集物资,常冒险走播禹路,而刘世海正走在都汶路上,说明他并没有重投高思发。果然,2009年1月3日中午,覃明证实刘世海已被正式“收编”于“中国志愿者联合会”,正与马俊飞一道押运500条棉被、1000多件棉衣往禹里进发。

用尽全部积蓄,他们觉得将一生都献给灾区心理才能平衡

2008年12月30日深夜,高思发回忆起曾经的志愿者队员和诸多往事,不由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,“如今他们都已远去!”这个38岁的男人走在禹里浓墨一般的夜色里,昏黄的灯光线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,显得孤独、冷峻。

对覃明、马俊飞、高思发这样的志愿者而言,电话费、租房费、吃饭费等倒在其次,运费永远是最大花销。现在他们租大车到禹里,一趟就要3000元,以前还花过1万多元的。

刘猛全部积蓄10多万元,大多投入到开展援助的必需品上了。帐篷小学是他最先开办的,大量金钱用于购买桌椅、黑板、书籍、文具等;后来在板房里办心理志愿者联盟,他又自掏腰包购买打印机、复印机等办公用品,光心理问卷一次就印了1万多张。

由于这些志愿者协会或联盟运作时间长、

被称为“中国最牛志愿者”的张华强此前被有关方面“收编”,多名志愿者对此有复杂的情绪。几天前,在成都有一场志愿者聚会,马俊飞、覃明、高思发都不屑参加。“那不过就是载歌载舞的联欢会,我们没时间参加。”说这句话时,高思发迫不及待地要去禹里唯一一个网吧上网,他必须将这次分发50件军大衣的现场图片尽快传到协会的博客上,给远在浙江的捐赠者一个交代。他还在博客上发出征集摄影师和文员志愿者的博文。

覃明和马俊飞也需不停地更新博客和给捐赠者发邮件、照片,解释、交代接收大宗物资的筹集和发放。每天几乎不停地接电话、加QQ好友、整理衣服等。“这些琐事碎繁杂,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;运送物资虽然累,但只要出力就行。”

孟晓宇和“同事们”住在安置点的板房里,用煤气灶做饭,每天忙着做心理问卷和心理辅导。“这种工作不是分享别人的快乐,而是分担别人的痛苦。”孟晓宇说,志愿者在倾听安置点

居民内心挣扎的诉说过程中,如果有什么细节触动了她的心结,心情会受到感染,久久难以平复。接受完心理治疗后,有的居民为了掩盖自己的内心,往往装作和志愿者漠不相识,甚至在路上相遇都不打招呼,给志愿者心理上造成落差,陡升失落感。

“所以,有很多不专业的志愿者给人家的伤没治好,自己倒带着一身的伤回去了。”孟晓宇笑着说。

24岁的梁克两年前毕业于四川大学心理学系,他曾想拉拢几位同学到安置点长期做心理援助,但同学做了还不到一天就偷偷溜走了,梁克一怒之下断绝了同学关系。“他们说,要爱心,还是要前程?何谓前程,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梁克语气激昂地说。

过了几分钟,他却又与孟晓宇一同叹息:“一个人的时候,感到特别孤独,不稳定,内心从来没有过稳定感。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变化,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引发内心的震动,甚至有煎熬的感觉。”

信誉好,再加上负责人令人“不可思议”的理想主义色彩,渐渐在灾区有了或大或小的名气,在网络上,网友的支持率也很高,于是,后来不但获得了物资捐助,还有人直接捐钱,有的捐助者甚至不留姓名。

虽然捐钱者稀少,而对于钱的管理,坊间又传来质疑声:无人监督的情况下,这些钱何去何从?真的是完全清白的吗?

在志愿者“江湖”里如果有难缠的事情发生,这些志愿者协会或联盟的负责人往往会选择联系一位网名叫“勒克儿”的人,由他从中协调。

勒克儿以在自己QQ空间披露灾区尤其是北川最快、最真实的独家信息,知名于志愿者“江湖”。他真名叫党青,是天府早报的编委。他曾在博文中写道:“我很激动,为全国目前还在坚持关注灾区志愿者的那份无怨无悔;我很

沮丧,为物资快递到成都后中转到“三川”的车辆和运输费用;我很震惊,为中国草根NGO一腔热血喷涌后的悲壮……”

2008年1月3日中午,党青告诉郑州晚报记者,目前仍然坚守在灾区的志愿者是特殊人群,是在旁人看起来一群不可理喻的人。“他们在地震发生的几天后来到灾区,目睹了太多的痛苦,心理上有伤害,他们觉得只有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灾区心理才能得到平衡。我们在关注灾区重建的同时,不要忽视也需要关怀的他们。而信任他们,是最基本的关心。”

党青说,从1月2日起,所有捐给志愿者协会或联盟的爱心捐款将完全透明。“我刚刚为他们办好了一个集体账号,由北川财经办和建设银行介入账号,监督所有款项的流向和公布。”

“无限期”坚守,成为志愿者与家人、朋友的一个矛盾

2009年1月3日下午,刘猛接到北川擂鼓镇安置点居民电话,有个20多岁的女孩有自杀倾向。他挂掉电话,顾不上其他,迅速跑出门去。

今年春节,刘猛给自己和所有队员下了死命令,统统不准回家过年。“命令是不管用的,关键是我们都自愿。已经有不少居民邀请我到他们家过年了。”孟晓宇一脸喜悦地说。

也有不少伤员邀请邹芳伟一起过年。

在医院楼道里已经住了大半年的邹芳伟,现在每天早上6时起床,依旧忙得像个“陀螺”,与医生护士一起照顾近200位重伤员。深夜11时,他将医院小仓库里自己的钢丝折叠床取出,在寂静无声、空荡荡的楼道里铺展开来……

“这两天医院内部有消息在传,说这些伤员要面临大批量地撤退转院。”邹芳伟说这句话的意思,只是不能确定自己今年春节会在哪里度过。要么在成都医院,要么在县城医院。无论如何,他都陪着伤员。“这是他们遭遇

灾难后的第一个春节,我想让他们温暖一点、开心一点。”

剩下的志愿者,都表示要坚守到底。

“底”在哪里?

这种看上去匪夷所思的“无限期”坚守,越来越成为志愿者与家人、朋友的一个矛盾。

2009年1月3日下午,在手机上翻出“闹分手”女友的照片,梁克看着看着眼圈红了,他说:“这条路是如此的艰辛,正是有人无法坚持离开了,我才要一直走下去,因为事情总得有人做。这是我个人事业的真正起点,我依然年轻。”